

母亲百岁了。在天上。我常常想她。有时想起她夸我的事,会琢磨:这些小事受到的表扬,怎么会记了几十年?她有过去责备我的话吗?

有一年,母亲生病住院。我正好从大兴安岭林场探亲回家。病房里,我和三姐都在。母亲靠在被子上,身子往下滑了,不舒服。她让我抱她往上移动一下,可以靠得直一些,好和我们说话。

我左手伸进她腋下,右手伸进她后腿,整个地抱起她身子,让她直直地靠在了被子上。大概这种

我10岁那年盛夏的一天,刚吃过午饭就拿了根细竹竿,腰束鱼篓去小河边上的树荫下钓蜻蜓。半路上遇到温碧英阿姨迎面走来,她见了我就用她浓重的家乡话说:山山,你快去把你妈妈叫来,省得我去了,我家还有客人呢。

温阿姨三十多岁,出生于四川农村,是随军家属,也是我们生产队的妇女干部和仓库保管员。三年困难时期,温阿姨为了分担国家的困难,减轻部队的压力,她主动要求来我们生产队落户。

鱼水情

宗寿山

我出于好奇跟了母亲到温阿姨家,只见客堂间左面坐着两位解放军,右面桌上的搪瓷面盆里放着一只血肉模糊的母鸡。还没等温阿姨开口,母亲就惊叫起来:我家的鸡,怎么死在这里了?温阿姨松了口气:现在总算找到鸡的主人了,山山妈,这鸡被迎面过来的汽车轧死了,今天我做老娘舅可以有点主,你看要赔多少钱?我母亲情绪有点激动:要说赔,毛鸡肉价钱……温阿姨说知道知道。我母亲又说你看这鸡冠……温阿姨说知道知道,鸡冠绯红,是刚会生蛋的鸡……我母亲继续说,现在人家赔我鸡,我以后却没有蛋了,我是让人家还赔我蛋,我也说不过去……温阿姨点点头:这倒也是,不过你总要说不赔的钱数呀。母亲想了想说五元不算多吧。温阿姨皱了皱眉头说,这鸡就算八角一斤,它最多也不超过四斤;鸡蛋就算五分一只……你还算了三十多只鸡蛋呀。山山妈,你是不是多算了?

坐在一边那个五十来岁、身材英武的解放军首长却说,不多算不多算,就照大妹子说的赔偿。那位二十来岁的战士急忙从衣袋里掏钱、数钱。我母亲有点诧异,指着解放军眼望温阿姨:难道是……温阿姨点了点头,她指着那位首长介绍说他是南京军区某部王政委,这是战士小刘,他们在金山检查海防军务后回南京,到我们大队路段时突然撵出一只受惊的母鸡,小刘驾驶着吉普车避之不及将鸡轧死了,于是他们拿了这鸡找到了我。我已问过好几户人家了……王政委站起来对我母亲说不好意思呀,我们赶路匆忙出了这意外事故,我们当面向你道歉。旁边的小刘双手将钱递给我母亲的时候,温阿姨说照市价算吧,合情合理,王政委说就按刚才说的数赔偿,温阿姨却坚持自己的观点,为这赔偿数还和王政委起了争执。我母亲推开了小刘递过来的钱,拿起面盆里的鸡给我,对温阿姨说,啊呀,这鸡是自己跑到马路上去的,你说这能怪解放军吗?她又对王政委、小刘道,倒让你们停下车找鸡的主人耽误了不少时间,是我该向你们道歉的,别赔了,你们快走吧,这鸡么正好我们拿回去解解馋。温阿姨忙对王政委说就是就是,山山妈觉悟高,说得在理,别赔了别赔了。王政委说,这不行,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轧死了鸡损害了群众利益,我们能不赔?他叫小刘把钱塞给我妈,我妈无论如何也不肯收。温阿姨对我妈发话:拿着拿着,部队有部队的纪律,别叫他们犯错误。我妈有点生气,说碧英,你怎么像墙头草两边倒呀,你不是说这事你做老娘舅可以做点主的吗?温阿姨微笑着摇摇头:唉,我也难哪,在生产队里吧,我代表群众利益说话,在部队这边呢,我是军属,为维护部队的纪律说话……

那天是我拿了鸡先回去的,当我正要去钓蜻蜓时母亲回来了,只见她笑眯眯的啥也没说。



靠式,正是她需要的。笑着说:阿明抱得好,这样靠着舒服了。三姐服侍母亲的事,做得既多又好。不知道母亲是否也夸过三姐?三姐力气小,难以抱起她全身。我听了表扬却挺受用。以后几天,看她躺得时间长了,会和她说,要不抱你起来靠一会?

父母年迈之后,二姐与他们住在一起,小弟与小弟媳又相邻而居,做做烧菜洗衣,服侍他们的起居,很是辛苦。父母的日子过得安心。

下乡回城,我与父母分居两个城市。有次回家

在我了解了家族的史事,也懂得了一个当母亲的心思后,觉得母亲可能也没有用表扬来教育我的想法。她这样一次次的表扬,其实是出于对我的朴素的、难以抑制的母爱。

我是在有了三个姐姐后出生的。三个女孩后面,有了一个男孩,这对旧式中国家庭来说,是一个很大的喜讯,母亲心中的欣慰是可以想见的。何况,父亲的四个兄弟中,有儿子的三伯,已过继给别人,其他两个伯伯都没有儿子。我的出生,成了整个家族唯一延续的香火。母亲有如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人生使命,她的轻松和欢喜,注入在了她的母爱里,往我身上尽情地流淌。

两年后,小弟出生,母亲的心里更踏实了。可

百年一吻

宁白

探望父母,我在厨房掂起了勺子,烧了几个菜之后,母亲来厨房转了一圈,回头就和二姐说:你看,阿明做事有始有终,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。二姐笑了。

很长的时间里,我只是觉得,这是母亲对自己儿子的一种鼓励。她知道表扬是最好的教育。17岁时,我做了一回小木匠,那句“阿明做啥,就像个啥”的结论性表扬,曾经让我自信心爆棚。

在我了解了家族

的史事,也懂得了一个当母亲的心思后,觉得母亲可能也没有用表扬来教育我的想法。她这样一次次的表扬,其实是出于对我的朴素的、难以抑制的母爱。

我是在有了三个姐姐后出生的。三个女孩后面,有了一个男孩,这对旧式中国家庭来说,是一个很大的喜讯,母亲心中的欣慰是可以想见的。何况,父亲的四个兄弟中,有儿子的三伯,已过继给别人,其他两个伯伯都没有儿子。我的出生,成了整个家族唯一延续的香火。母亲有如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人生使命,她的轻松和欢喜,注入在了她的母爱里,往我身上尽情地流淌。

两年后,小弟出生,母亲的心里更踏实了。可

是,很久很久,她的爱成为我心里对我的一种焦灼的牵挂。

下乡后,第一次回家探亲,是春节。远隔几千里的相思之苦,母亲是熬着的。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,母亲陌生而又恐惧。相见时,她却只是微微笑着,上上下下打量我,问一些有否冻着、饿着的话。

那天晚上,我刚睡下不久,迷迷糊糊,只觉得有人在在我额头亲了一下。我心里一怔,却不敢睁开眼睛,想着一定是母亲,有点不知所以,也有点温暖。仰面躺着,隐约觉得,母亲又在床边站了好一会。等她离开,我翻了个身又睡了。整个一晚,我睡在一片柔和里,沉静而香甜。

那时,并不知道,夜半亲吻自己19岁的儿子,是母亲见到离开一年后的我,日夜思念的一种释放。这个吻,印在我的额头,在我回到大兴安岭寒冷的森林里以后,心底会常常浮起暖意。人在幼时,你胖嘟嘟的小脸上,会留下了母亲无数的吻印,却不会被记住,只是在长大后,会以此去想象母亲的温情。但是,我却是一个在青春勃发的年龄,还能接受母亲亲吻的孩子。这成了潜于我记忆深处一个永远珍惜着的秘密。

在母亲百年的日子里,夜半静思,我似乎又躺在了老家靠窗的那张床



君子之交 (中国画) 老树

傍晚从县城返回老家,晚饭后遇邻家小倩,她也是刚刚从县城返回特意来看望乡居的奶奶的。于是我们饭后一起乡间小路散步。今晚的乡间路上,时有虫鸣唧唧,我和小倩一起漫步闲聊。她说起她的爷爷最后的那段时光时,目光中闪着晶莹光泽。我知她从小由爷爷奶奶养大,对他们的感情自然特别深厚。如今她已经

参加工作,奶奶乡居在此,她也是偶尔抽空回来探望奶奶。前几年因照顾她爷爷,加之之前一辈子也是尽心尽力操持这个家,她奶奶自己的身上也落下一身病痛。因而今天她是回来,特意探望她奶奶的。

我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在的乡间小路上,在夜色朦胧中和他人一起散步了。印象中,还是在自己很小的时候,大冬天里,农活都已经停止了,我的父母有时候会带着姐姐和我,一起到离家一里路外的外婆家去串门。归来时,我们举着火

许多人都说我的朋友太多,我在每个国家每个城市能抓出一大把。这话不假。是因为我走到街上,看到一个顺眼的人也会聊上,聊投机了,三观皆对路子,就成为朋友。这么交朋友,那不成了朋友遍天下?这话也不对,因为我交朋友是减法,比如我先生的朋友,他们以前都不是我的朋友,因为他们一开始是他前妻的朋友,认为我的出现,让我先生改组家庭,都对我有成见。我无所谓。后来,见我与先生生活在一起了,要跟我成朋友,我都防备,先不接受,后来一接触,关系深到超过先生跟他们。

你信任我吗?你若做我的朋友,我会信任你。我保守每个朋友的秘密,这也是会有永久的朋友的首要因素。搬弄是非,是失去朋友的首个要素。我不搬弄是非,也不讲流言蜚语,我有我的出口,是因为我从小上学写第一本日记起就明白,可以保守自己和他者的秘密,积聚秘密多了,可以写成虚构小说。

遗忘的罪过与恩泽
怀孕时,我读了好多相关的书,如何做母亲,怎么养育孩子。有一本书里说,生一次孩子,是一次记忆重新组合,该忘的忘了。我发现是真的,我的脑子就像一台电脑,它把我不想记起的人和事全部删掉。经常会遇到人叫我名字,我不认识他。他仔细说事,我还是瞪眼相对,脑子空荡荡。

2020年夏天回意大利的家。因为四年前那个地区遭遇地震,虽不是在震中心,但我家的房子的墙出现了裂痕,尤其是屋顶大量的十六世纪的壁画被破坏。欧盟出钱,意大利出人力,修复工程达四年时间,完工后,我们全家回到那儿,开始整理清洁工作。我发现箱底有好多日记本,其中有说到这类我不认识的“熟人”。看日记吓一跳,与他们不仅相识,交道久远。为何被记忆清除?原因是这类人,对我或别人做过不太上门面的事,有的压根没伤害我,而是伤害了别人,也被我剔除了。

消灭害虫,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福分。一个人一生时间很短,活八十八岁,有一半时间在睡觉,剩下四十四年,减去少年时期十四年,减去旅行在路上的时间十年,再减去生病做家务的时间十年,有多少时间是用来写作,用来跟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?只剩下十年。

夜间散步

赵玉龙

把,在夜路中前行。父母一边行走一边谈天,我和姐姐则边走边听他们的谈话,有时候很想加入到他们的话题中去,却总是被

一句“大人说话,小孩子别插嘴”给堵了回来。可我依旧喜欢听他们在夜路中的谈话,仿佛我只需要听,也是一种参与,仿佛经由这种参与,我自己也就和父母靠得更近了,自己就像是一个更加懂事

的小大人了,因而就能得到某种满足。小倩一路上和我讲得特别多。我觉得她这么和我讲一讲,也是挺好。至少这样的倾诉可以很好抒怀。我知她这样讲的时候,一定是想念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爷爷了。她的爷爷在弥留之际,吃了不少苦头,听得我突然有些心疼她,我很想安慰一下她。

我突然觉得,她的瘦削的面庞上,在夜色中,仿佛闪着某种光,如圣洁的烛照一般。

采飞扬赛过看到自己小囚进球。老妈就是这样,像个老顽童。1986年西班牙世界杯,开幕典礼及首场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三点开始。在此前一天,老妈给我打电话,吞吞吐吐欲言又止。经我再次催问,老妈说:“今晚到你们家来住,好吗?”因为那时我家有一台18英寸的彩电,老妈住在

我家,是一台黑白,看起来不过瘾。可那时我们家就十几平方米一间房,老妈又不忍心打搅我们,所以是吞吞吐吐,想讲又勿想讲。我一听就埋怨老妈,到自己儿子的家,想来就来用着问。家里地方小,我晒沙发就是了。我把老妈接到家里,老妈说今天早点吃饭,早点睡,明早凌晨早点起来看足球。老妈的话就是命令,我把闹钟拨好,关灯睡觉。没想到老妈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。我刚闭上眼睛,老妈开灯看时间,我说还早。过脱一歇歇,我眼睛刚刚闭上,老妈又

开灯看辰光。我说,依现在弄得来像阿拉小辰光去春游,激动得一夜天睡不着。或许是因为我批评她,也许是关灯关灯的次数多了,真的吃不了,过一歇老妈睡着了。正当我迷迷糊糊时,突然耳边响起老妈急促的呼唤声,“来来,快起来,足球开始了!”原来是隔壁人家电视机传来的声响惊醒了她。我马上起身打开电视机,简短的开幕式已经结束,比赛开始了。“依看依看,依是依晒得介熟,开幕式也没看到。”老妈一边看一边埋怨我,我只有虚心接受教育的份,千万不能回嘴,否则老妈肯定会“咕”得依吃勿消。

几十年来,老妈虔诚地痴迷足球,遗憾的是,这次卡塔尔世界杯,老妈再也看不到了,半年前,她离我们而去了,去往天国了。但愿天国也有足球赛,因为天上有马拉多纳……因为老妈是球迷。

我的妈妈是“球迷”

秦来来

在对柳海光的崇拜,说柳海光不仅球踢得好,而且孝顺父辈;说柳海光看到阿拉也老客气,一点架子也没。我再三和她她说,足球比赛易刺激人,心脏不好尽量勿要看,以免诱发加重病情。老妈嘴上上一再答应,一到比赛,她总能想办法找到熟人,偷偷去看比赛。事后阿拉埋怨她说,我会掌握分寸的,等实在踢得紧张时,我就用手捂着眼睛勿看。我说,这是真的吗?老妈总会憋不住地坦白:我手指掀开一点缝偷看。老妈自嘲地笑笑,哎呀,勿拨我看球,我倒真的要憋出毛病来了。

1987年,高丰文带队冲击奥运会,在亚洲区预选赛的决赛中,老妈坐在电视机前面孔涨得通红,着急的状态不输高丰文。当看到柳海光飞身鱼跃冲顶攻入关键一球的时候,老妈就“蹭”的一声从椅子上立起来,高声的喝彩。她得意地连说,“我讲柳海光来赛个”,其神

十日谈 三件足球珍品。
我的世界记忆珍品。
责编:徐婉青